

■ 李才雍

潜伏欲海的杀手



内 容 说 明

本书共收入三篇惊险中篇小说。《“求爱”行动》描述了七十年代初，国民党间谍机关妄图趁周总理出访途中，阴谋行刺；正义与阴谋，在异国他乡演变出一场场动人心魄的殊死斗争。《潜伏欲海的杀手》以寻觅旷世珍品金奔马为主线，纵横交错地展示了国内黑势力与香港黑社会集团和公安机关的争斗。《疑案追踪》则叙述了某高级知识分子家中的稀世珍宝碧玉怒狮及重要科研成果被窃，而与案情有关的人陆续被杀……公安人员拨开重重迷雾，揭露了一起惊心怵目的罪行。

责任编辑：纪双鼎

潜伏欲海的杀手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4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625插页2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册

ISBN7-80030-115-X/I·76 定 价 3.05元

目 录

- “求爱”行动(1)
- 潜伏欲海的杀手.....(65)
- 疑案觅踪.....(203)

“求爱”行动

(一)

这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一间密室。

密室里充溢着震怒、惊恐、阴森的气氛。

新上任的少将主任秘书，因一件空前的潜逃事故，震乱了神经，熬红了眼睛。责任的重大，使他有些疯狂起来，下意识地将手伸向腰间，在那只乌黑锃亮的枪把上攥捏着。空气愈发紧张，他要干什么？在场的每个人都吓出了一身汗……

上帝保佑，隔壁那个女人，你快些开口吧！

“哎哟！哎哟！”女人在凄厉地惨叫。

“说！说不说？！……”嚎劈了的男中音。

主任秘书听着听着，猛地拔出手枪，扔给了副官：“再撬不开这个女人的嘴，就把那两个‘笨鳖’毙了！”
“是！”

副官一个立正，正要转身离去，门“呴”地一声开了。一个身穿华服的贵妇人，被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走了进来。她蓬头垢面，泪流和鼻涕在涂满高级化妆品的脸上恣意地蹿爬着。羸弱的身子经过刑讯后，剧烈地打着哆嗦……

“我说……”

她的头无力地低垂着。

主任秘书蔑视地“哼”了一声。

“我接收了他给的50万元台币，为他办好了偷渡的护照和飞机票……

“机票是哪天的？”

“今天……”

“什么？今天？！几点钟？”

“下午4点20分……”

“哪个航班？”

“飞往F国ML城的1572次……”

女人话还没说完，一头栽倒在地，又昏过去。副官使了个眼色，女人被拖了下去。

主任秘书看了看表：“现在是4点5分……好极了，还差15分钟，立即给飞机场挂电话，1572次航班延缓起航……”

“是！”

副官抓起电话向飞机场转达了主任的意见。

“什么？飞机已经在10分钟前起飞了？”副官额头渗出了冷汗……

主任一把将话筒夺过，气急败坏地吼道：“为什么？”

话筒传来不紧不慢的声音：“1572次航班，根据与F国签定的协议，已于昨天开始实施新的时刻表了！”

“混蛋！”电话被狠狠砸到一旁，他顿时瘫坐在沙发上……

(二)

夏中和望着机翼下的团团白云，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十几分钟以前，他的心还悬在嗓子眼儿上，生死未卜呢。

这些天来，他是过着怎样不堪回首的恐怖生活啊！自从逃离了那座连鸟也飞不进去的绿色别墅，他就生活在密林的树洞里，荒野的苇塘里，朋友的地窖里……一直到那个女人拿去他多年的积蓄，才换来一纸登机证……

可是值得。只要代价能够换来成功！

飞机在灿烂的阳光下，平稳地飞行着。

这时传来空中小姐温柔甜美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您们观看FLX电视台播放的新闻……”

48吋的彩色屏幕上映出了F国新闻发布官，他正笑容满面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

“发布官先生，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将在今年，也就是1971年10月访问F国？”

“是的。与此同时，他还将访问荷兰、丹麦和挪威……”

看到这里，夏中和禁不住感到一阵无以伦比的激动。一种伟大、圣洁、自豪的历史责任感在心中油然而生。周

恩来总理，以及全人类热爱周总理的亿万人们，你们知道我此行的意义吗？

他流泪了。

他闭上了眼睛，记忆又把他拉回那些难忘的往事之中……

高级特工学校警犬班的讲台上，他正侃侃而谈。

“当今世界，驯犬技法日新月异。以日本为例，他们早已从传统驯法中摆脱出来，不仅在嗅觉、而在听觉的训练上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下课铃响了，他被请到了校长室。

一名中年军官正在等待着他。

“这位是‘求爱’行动组组长赵祥年中校……”校长介绍说。

“校长？……”

“哦，事属重大机密，没有预先通知你。从现在起，你调往‘求爱’行动组，晋升一级，任上尉警犬特驯员……”校长信任地微笑着。

“我代表行动组全体同仁欢迎你。你是驯犬专家，我相信定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赵祥年拍了拍他的肩膀。

“是。感谢党国和上峰的栽培！”他双脚一个立正，朗声答道。

赵祥年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来到‘求爱’行动组驻地——一幢绿色别墅的第二天，赵祥年在一间绝密办公室召见了他。

“请坐。”

赵祥年冷冷地挥了挥手，与上次在学校相见判若两人。除了冷漠以外，加上威严，更显出上级对下级那种居高临下的凌人气势。

夏中和不敢怠慢地正襟危坐。

赵祥年定睛看了夏中和片刻。便响起了那刻板的官腔：“夏老弟，因为你将是我们行动组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有些事要对你关照一下。我们这个行动组，成立于18年前，即1953年年初。它的设计者和创始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柯林斯上校和我们军统界元老毛人凤主任。目标就是除掉我们的政敌。手段就是利用警犬……如果得手，将在世界引起憾人的震动，为总统光复大陆的军国大计做出无法估量的贡献……”

“18年了……”夏中和对于赵祥年后面的鼓励似乎没有听见，他还沉浸在一些具体事物中。

“是的，18年了……”赵祥年下意识地流露出一丝惆怅，但立即意识到下级就在面前，立刻精神一振，“我们一直没有合适的实施行动计划的机会。你将要训练的纯种德国警犬‘凯利’，已经是第三代了。他的祖辈、父辈都是在这所别墅作古的……应该值得骄傲的是，尽管18年了，‘凯利’换了三代，驯犬员也换了两茬，但是我们的既定目标，实施设施，心之所往……一切、一切都没有变……”

夏中和专心地听着。

“你要抓紧训练，这一两年有一种迹象，实施行动计

划的机会快要来临了……”

谈话以后，夏中和来到前任驯犬员的房间。他躺在病床上，说起话来有些艰难。

“我的病怕好不了了，一切都拜托你了……”

“您放心。”

“好，咱们说正事吧。这条警犬已经受驯一年多了……”

从前任驯犬员那里出来，他又踏入了“凯利”特训室。

这是一间特殊的房间。三面墙壁是天蓝色，一面墙壁是全部落地式茶色玻璃钢。全室处于密封状态。警犬第三代“凯利”在这间屋子里除了能闻到食物和驯犬员的体味外，其他一切气味都与它无缘。在屋子里的一角，有一个五屉橱，每屉中都有一包衣物，其中包括就餐用的刀叉，以及床单、毛巾、内衣、内裤……这些物品都是行动组攻击的“目标”曾经用过的生活之物。由于18年时间漫长，不能让历代“凯利”断了嗅源，所以“目标”的衣物各个时期从不间断……

他的任务就是用这些衣物对“凯利”进行特别训练，使它能够“刻心铭骨”，瞬间就能在最复杂的环境中立即辨别出“目标”，从而进行特异的致命攻击……

这个攻击目标是谁呢？他真想知道。但这里，除了本职工作外，是不允许乱问的。

好奇是颗神秘的种子，一遇机会，它就要不顾一切地

蹿了出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绝密资料少校级保管员老王是他父亲的战友，就与其亲近起来。这里寂寞无聊，除了驯犬，别无他事，于是二人常常饮酒取乐。酒一下肚，他的好奇心越加强烈，就向老王打听“凯利”攻击的目标是谁？

老王喝得满脸涨红：“是，是……”

他要说了，夏中和既高兴又急切地催问：“是谁呀”？

“是，是绝密……”

“哼”夏中和不高兴地将头扭向一边。

“别不高兴，我们是特工……不过，我倒可以给你讲讲那些衣服是怎么弄来的……那是1955年初，我们‘求爱’组得悉，目标将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参加‘亚非会议’，于是第一任刘组长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化装成旅游社商人打进印尼，和当地那些大旅馆、大饭店的老板称兄道弟，搞得十分亲密。会议结束，目标离开后，我们就把他用过的衣物全部弄到手了，然后密封装运到了台湾……来，我们如法炮制，趁目标到欧洲访问，又弄了几来套后……”

“难道目标是他？！”夏中和蓦然一惊，脱口而出。

“嘘！”老王惊恐地将食指贴向唇边，然后走到窗前朝外看了看，转过头来，“心照不宣就行了……管他是谁，对你我来说，都是一样……”

夏中和不吭声了。但他一晚上没有睡着，直到天亮时

他才自慰地想，参加“亚非会议”的名人多了，也许不会是那个人……

但是半年后，一次摹拟训练，证实了一切……

那是一个暗淡的阴天。训练在将夏中和和“凯利”送到绝无人迹的隐身谷前。训练开始，夏中和将“凯利”放了出来，“凯利”立即兴奋起来。它昂着头，汪汪吠了几声，便直向隐身谷深处奔去。夏中和紧紧跟随着它。“凯利”的步子越来越快，隐身谷最复杂的地形出现在面前了。没有道路，到处是扎人的荆棘，凌厉的尖石，怪异的洞穴。“凯利”已经跑了一英里多路了……突然，它蹿跳起来，向山岩后的一块狭地如箭般地射去。那里有一堆稻草。“凯利”扑向稻草，用尖齿和利爪几下把稻草拉倒在地。稻草里站立着三个身着不同服装的橡皮人。“凯利”大嘴张开，后腿直立，前腿扬起，扑向边上身着中山装的那一个，用利爪紧紧掐抱着模拟人的脖子，直到夏中和下达训练结束的讯号，“凯利”才蹲到地上得意地喘息着。

夏中和走到近处一看，只感到一股冷气袭遍全身，不由在深心打了个寒颤，啊，正是那个人！

他呆立在模拟人前。

猛然，肩上被人拍了一下，夏中和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转过身来：“啊，赵组长！”

“你看看，我们的‘凯利’……”赵祥年矜持、得意地指着橡皮人脖颈的伤痕，“多么准确，象铁钳一样……”

接着，他煞有介事地握了握夏中和的手：“我要向最高当局给你请功！气味训练，卓有成效。本来预定一英里外不失目标就已足够，现在看来两英里也不成问题了……”

夏中和阴忧木然地听着。

赵祥年误会了：“哦，还有一件事我要解释一下。前一阶段我们主要是进行气味训练，所以真正的攻击‘目标’的模拟像没有出现，也没有事先告诉你。你不要见怪……为了‘凯利’能在人群中万无一失地扑向目标，决定进入第二个阶段，用‘目标’的逼真模拟像进行多方位、立体式训练……”

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他将无情地指挥、调教凶猛的“凯利”一次又一次扑向自己心中崇敬的人的模拟像，恣意地撕掳摧残。而这一切，正是未来要发生的事的写照。天哪，成为历史罪人的深谷为什么偏偏出现在自己面前呢？恐怖、忧郁、痛苦使他不断在恶梦中大汗淋漓，在恶梦中奔突、挣扎……他是无法忘记从小在父亲那里听来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他的父亲原是东北军的一个排长，

“西安事变”时正好担任周恩来的临时警卫，有幸看到伟人的光辉风采及平易近人的崇高品格，深感钦佩。所以，警卫中万死不辞，尽心尽力，一连数天时时跟随左右。周恩来十分感动，多次劝他回去休息，无效，最后只好命令，才解决了问题。从此，他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西安事变”圆满解决了，周恩来亲自到部队驻地与他辞行。这时，他正在为夏中和的刚刚出生无钱而发愁。

不知怎么，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

“老夏，你妻子在乡下，又刚刚生了孩子，这点钱就收下吧……”

周恩来递过10块银元。

“这……”

“收下吧，这是我私人积攒的津贴费，钱虽不多，可也能解决些问题……”

老夏热泪盈眶地收下了，向周恩来深情地敬了礼。事后，老夏用9块钱帮助母子俩在乡下渡过了难关。用另一块钱做了个护身符，给夏中和挂在了胸前。

“孩子，这是他给的，你要终生戴着！”

老夏常常这样嘱咐夏中和。

啊，银元已经磨光了。借着月光，夏中和端坐床头仔仔细地观看着。看着看着，那银元突然五彩斑斓起来，放着奇光，奇光之中冉冉托出了周恩来慈父般的形象，那睿智的目光，正专注地望着他……

他受不了了。他双手捂脸无声地呜咽起来，泪水顺着指缝如泉奔涌。

猛地，他跳下床，将那份训练计划撕得粉碎。

“我不干了！”他想。

“不干？可笑！这是什么地方？！……”

他的耳中忽然响起另一个无形的声音。

“是啊，这是什么地方？！”

他心中有说不出的后悔。当初，他报考特工学校时，

父亲是怎样拼力的反对和劝告啊……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从小就迷上了那只黑缎般的狼狗，接着三只、五只，他喂养了一群。他离不开狗，他与狗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狗，他终于踏进了这道能进，不能出的神秘的门槛。进来后：他才知道，为了自己的喜好，他将付出终生的代价！这里的人，这里的物，这里的一切，都是冰做的，都是铁做的，都是与冷酷和无情为伴的。但是，悔之晚矣！这里没有后悔，后悔就意味着毁灭。

怎么办？怎么办？他不停地质问着自己。

如果真的躺倒不干，敏感的绿色别墅会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送就送，也许精神从此能够得到解脱。真的能够吗？你夏中和躺倒了，不会有个杨中和来接替？“求爱”行动不是照样实施吗？

不，要阻止这个行动！

“潜逃！”他想，“对，潜逃！”潜逃到他们要实施行动计划的那个国家，向当地政府报告……

他知道，为了这个目的，今后的训练非但不能稍有怠慢，而且要格外卖力，取得他们绝对的信任。从此，他变了一个人，处处积极主动，很快赢得了赵祥年的好感和信任。

时间转眼来到1971年6月份，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活动频繁，即将加入联合国的消息在台湾岛纷纷流传。随着这种消息的可靠性越来越增加，绿色别墅也越加繁

忙、紧张起来，而且受到保密局的特别关注。

一切迹象表明，精养了18年的“求爱”组即将出世行动。果然，在一个萧瑟的日子里，赵祥年召开了全体组员会，进行了战前的慷慨动员。

“诸位同仁，我们早已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是我们盛大的节日。18年来，我们三茬精英，长年奋战，就是为了这个日子。据可靠情报，周恩来为了答谢F国、荷兰、丹麦、挪威等欧洲国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中所做的努力，准备在10月份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中国席位后访问ML城。我们的第三代‘凯利’就将在那里创造出震惊人类的奇迹！……为此，务望各位，愈要勤勉努力，以不负总裁和党国的殷殷期望……”

动员会后，夏中和立即进入了紧张的思索之中。要马上实施潜逃计划。他想。逃跑前，还要想法搞到全部“求爱”行动的具体计划……

于是，他更加和绝密资料保管员老王亲密起来，常常在一起长谈。由于老王是“求爱”组元老，夏中和又是赵祥年多次表扬的人物，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夏中和在老王的咖啡里加了蒙汗药，从而获得了拍照全部资料的机会。拍完以后，他又在自己的宿舍里，悄悄将这些资料翻拍在微缩胶卷上……

一切顺利，老王及绿色别墅的人当时都没有发现。他只等逃跑的机会了。

天赐良机，就在一切准备妥当的第三天，绿色别墅的